



野果长篇小说

作茧

薛燕平 / 著

人到中年浮生若梦，
漫天是非为欢几何？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作茧 / 薛燕平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4

ISBN 978-7-5699-0251-8

I. ①作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6211 号

作茧

著 者 | 薛燕平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统筹监制 | 王 水

选题策划 | 杨海明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杨海明

装帧设计 | 新艺书文化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誉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0316-365588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40mm×1110mm 1/32

印 张 | 9

字 数 | 350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251-8

定 价 |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衰老其实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身体的老去是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就像人最终会适应贫穷或者富有，人也最终会适应衰老；可怕的是，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世俗生活中，渐渐失去光泽，像一只电力不足的灯泡，从光芒四溢，到最后只有里边的几根钨丝透着淡黄的光，人就在这种无奈当中完成了一生。

周玉瑾，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。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，确切说是一个部门的主任，处级待遇，高级职称，就在昨天刚过完她46岁的生日。她的丈夫范磊，大学同学，在区政府工作，算不上风流倜傥，称得上气度翩翩，他们带着女儿范晓珂——一个大三的学生，三口人一起去“白娘子”餐厅吃饭，庆祝周玉瑾生日。

“白娘子”餐厅开业不久，餐馆虽然刚开张，可装潢设计新颖，尤其一进门的那个大鱼池，上百尾的锦鲤在里面悠哉游哉，人见人爱，很得顾客的欢心；地段又是在最时尚的三里屯附近，开业以来日日高朋满座，来晚了还要等位。来这用餐的客人都衣着光鲜，不是公司的白领，就是演艺明星，更有财大气粗的老板，总之，来这吃饭的都是些城市达人。

周玉瑾一开始很抵触来“白娘子”吃饭，她不单抵触这个餐馆，她是抵触整个三里屯区域，虽然她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一片，白天也经常去那个叫雅秀的市场淘货，但屡屡被女儿范晓珂嘲

笑，一件衣服，人家要价二百，她就回一百八，最后一百八十五成交。女儿、丈夫都以这个为话题，屡屡笑得昏天黑地。周玉瑾内心觉得三里屯真是变化太大，若干年前学校来这学农，一片庄稼地，眨眼的功夫，名字虽然没变，却成了京城最时髦最热闹的地方，成了京城年轻人过夜生活的首选之地，在周玉瑾的内心里三里屯也就成了她一个旧时的梦。她开始不愿意来“白娘子”，一个来过“白娘子”吃饭的同事说了一个字：贵。架不住丈夫范磊和女儿晓珂一通劝说，周玉瑾就范。

范晓珂订的桌，她一个朋友认识“白娘子”的经理，能打八折。那个身材婀娜的女领桌将周玉瑾一家人带到靠窗的桌旁，桌布雪白，椅子宽大，米色的椅套显得很讲究。朝外望去，绿草茵茵，透过婆婆的树影隐约可见街上闪过的汽车。

丈夫和女儿分别送了礼物，丈夫的是一套香奈儿化妆品，女儿送了一件无袖中长款黑色晚礼服，V型领周边镶着水钻，收腰，但不很紧，正好符合周玉瑾中年发福的身材。周玉瑾很喜欢，一边夸女儿孝顺，一边往身上比划。女儿说：您要是想现在穿，我陪您去洗手间换上吧。周玉瑾想了想，还是作罢。她觉得不能在厕所那种地方换女儿给的礼物，是一种亵渎。她把这想法说出来，立即遭到丈夫和女儿的“嘘”声，他们都鼓励她换上，但周玉瑾不，她固执地将衣服小心收好，放入包里。

吃饭的整个过程，都是范磊向晓珂讲述自己当年在大的时候怎么追求玉瑾，玉瑾怎么难追，自己怎么花心思。总之为了追上你妈，我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范磊对晓珂说道，眼睛却没离开过玉瑾。晓珂说：妈，您那时候干嘛那么矜持啊，要搁现在，才没人有这耐心，您等着当一辈子老姑娘吧。玉瑾撇撇嘴道：老姑娘倒好了，没你我省多大心。范磊朝晓珂使颜色，晓

珂马上闭了嘴。

吃完饭三口人一道往家走，这时女儿晓珂接了一个电话，玉瑾支棱着耳朵想听出点什么，但女儿只是嗯了半天，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，接完电话，女儿转头对玉瑾说：妈，我得回学校了，乐队等着我排练呢。然后就站在路边伸手打车。玉瑾马上不高兴道：今天周六，又是我生日，你就不能在家呆一晚上。晓珂搂着玉瑾的脖子说：哎呀妈，我又不是在外地上学，您想我的话，分分钟就见着了，乖啊。说着手在玉瑾的后脑勺上摩挲着。玉瑾打掉晓珂的手说：我现在就想你，你不要去了。晓珂用手挠着头，求救地望着范磊。

范磊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见状便对玉瑾道：我陪着你还不够啊，我哪都不去，专门陪你，你想干吗就干吗。边说边伸出胳膊给晓珂拦车。

一辆出租车吱一声停下来，晓珂边摆着手跟玉瑾再见，边对出租车司机说地址。在昏暗的街道上，玉瑾只影影绰绰看到女儿在出租车里朝她挥了挥手，出租车就像是一块冰似的消融在北京街头汪洋一般的车海中。

玉瑾撅着嘴回到家，把那件晚礼服扔到衣柜里，挂都懒得挂上，那套香奈儿的化妆品也被她没好气地塞进梳妆台下面的格子里。

玉瑾养的一只波斯猫名叫公主，听到开门声，立即窜过来，扒着玉瑾的腿叫个不停。玉瑾对它说：你叫唤什么，不是给你留了食了？玉瑾起身去了储藏室看猫的食盘，公主跟在她后面摇着尾巴，见食盘所剩无几，就说：你真能吃，我都快养不起你了，物价涨得这么厉害，再涨价就把你送人。公主似乎懂得玉瑾的意思，趴在地上委屈地叫着。范磊一旁说：你跟它

较什么劲，你以为它不懂啊，留神它心灵受伤害。

玉瑾打开一包妙鲜包，直接倒在食盘里，公主呜呜吃去了。接着玉瑾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拿起电视遥控器，一边打开电视机，一边冲范磊说道：我的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，怎么没人管我啊。玉瑾顺带朝窗外张望了一下，天已经黑透了，玉瑾家住三楼，能看到杨树顶，树叶子随着微风在窗户前面摇晃着，隐约传来老太太们跳广场舞的音乐。

范磊在接电话，区宣传部打来的，商量消夏晚会的具体落实情况。范磊不停地数着请到的歌手名字，都是些没名没姓的，显然对方嫌歌手名气小，范磊说：找有名的好说啊，钱呢，现在都靠钱说话，要是多给五十万，保证歌手的名字耳熟能详。那边显然说不可能。范磊拖着长音道：还是的，所以有人唱就行了，管他姓甚名谁呢，话说回来没名的歌手唱得不见得差，看咱们请的那个叫胡玉的女孩，比那个谭晶一点不差，别迷信。

玉瑾握着遥控器，不停地换台，范磊赶紧拿着手机去了晓珂的房间，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仿佛把范磊隔绝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玉瑾连范磊的一点气息都感觉不到了。河南卫视正重播电视剧《亮剑》，男主角正圆睁着双眼抱着一挺机枪对着日本鬼子猛扫。转台，好几个地方卫视台都在重播《亮剑》，都是那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。玉瑾心里道：好吧，就它吧，亮剑。

眼睛在电视上，耳朵却在范磊那边。她当然听不见范磊在说什么，有一瞬间玉瑾恍惚觉得范磊根本不在房间里，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四周围除了电视的声音，静得出奇。这种安静与电视的嘈杂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两者互不相扰，相反，电视的嘈杂更加剧了玉瑾内心里的寂静感。

玉瑾和范磊是大学中文系同学，玉瑾对文字充满热情，

对文学也是痴心不改，大学期间博览群书，并试着写散文、诗歌，怀揣着做文学家的美好梦想，毕业的时候如愿以偿进了出版社，干上了文字工作，这是中文系毕业生最好的职业了。而丈夫范磊，从大学第二年起始便喜谈时事、政治，似乎离所学专业越来越远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把宿舍书架上的《红与黑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等世界名著统统塞到玉瑾的行李里，说：都给你啦，我跟文学再见了。

很快的，玉瑾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文学修养，在出版社站稳了脚跟，出过很多有分量的图书，在出版界也是个有影响力的编辑。一些知名的作者点名道姓请玉瑾做他们的责任编辑，一度社里想提拔玉瑾当副总编，玉瑾赶忙说：不行不行，我当不了官，我还是做好编辑就行了。回到家跟丈夫一说，范磊笑道：说你二百五呢，当官都不想，当上官好处多多啊。玉瑾不以为然，她对范磊说：你们男人就知道当官。范磊说：当然啊，谁不想当官，升官发财，这可是古训。玉瑾说：你怎么不说两袖清风也是古训啊。玉瑾是真的觉得当官没意思，这种出世的想法恐怕要追溯到玉瑾的父亲了，玉瑾的父亲就是一位知名的文艺评论家，一生淡泊名利。

而范磊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区里当了一名职员，两年后晋升为科长，他给自己的规划是，三年后处级，再过五年副局级，然后局，然后……没想到科长当了八年才混上个副区长，相当于副处，如果想有更大的升迁就得往市里走，但范磊没关系，又不大会走路子，其实骨子里还残存着文人的清高；以前那些从政的理想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，大多是西方的东西，而中国特殊的国情让范磊的仕途梦做得并不好，时时惊醒，眼看朝50岁奔了，升迁的几率会越来越小，范磊便时常黯然想到：这辈

子恐怕就这样了。一度，范磊很消沉，觉得人的一生不过如此，年轻时的远大抱负，就像一棵冬天的大白菜，越剥越小，八成到最后还长了虫子，扔掉的时候心里还得犯恶心。有时反倒羡慕玉瑾，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，弄弄文字，享受其中，

说起两人的生活，只有谈恋爱结婚这个过程尚有可圈可点之处，尤其恋爱，说得上是一首动人的歌，每每回想起来，令范磊和玉瑾神往。结婚以后也持续了几年的新鲜感，加之基础牢固，几级风浪是无法撼动的。玉瑾保持着绝对的优势，从一开始就是公主下嫁的戏，时过境迁，公主的脾气还在，忍让玉瑾，娇宠玉瑾，对于范磊是每天的必修课。

最近几年让范磊万分苦恼，步入中年的玉瑾，脾性渐变，尤其这几年，原来的温婉柔媚荡然无存，芝麻大的一点事都能无限上纲，那张原本漂亮的脸蛋，随着地球引力，极尽下垂，尤其发脾气的时候，更是惨不忍睹。范磊有时跟朋友抱怨，有人说：你忍忍，女人更年期都这样，等过了这阵就好了。有人又说：没个好，我老婆从四十岁更到现在快六十了，还不是乱发脾气。

范磊想：女人过了45岁，就变成了新物种，基因突变，真让地球人难以招架。可不忍又能怎样，去离婚找个年轻的？到了更年期还是一样，再说自己没钱没地位，年轻漂亮的谁愿意跟。每次想到这些，范磊就一千个烦一万个不如意，都说怨妇是在谱的，怨夫也不少啊。

范磊的电话没完没了，其实事早就说完了，只是东拉西扯地聊些个不痛不痒的话题，比如会议室的桌椅要不要换，工作服的颜色是不是太深了，明年跟服装公司商量换布料。范磊所以在电话里唠叨不休，是不想立马坐到玉瑾旁边去，俩人就那么毫无交流地对着电视机，整整一个晚上姿势都不变，上厕

所、接电话成了课间休息了。

玉瑾的《亮剑》却已经结束了。她拿着电视遥控器随意换着台，这时候范磊从晓珂屋里出来了。玉瑾迎面道：没人给你加班费啊，你那么积极干吗，大晚上的，陪家人看个电视都不行，以后得跟你们领导说说这事。

范磊原本想坐在沙发上跟玉瑾一起看电视，听玉瑾这么说，一转身进了洗手间，玉瑾意识到范磊跟自己较劲，起身想跟进去，洗手间的门却先一步关上了，玉瑾站在外面，隔着那层磨砂玻璃说：我看你能一晚上都呆厕所里。

范磊只洗了洗手，没半分钟就出来了，玉瑾还站在浴室门口，没想到丈夫出来得这么快，一时找不到话说，悻悻地坐回到沙发上。范磊坐在玉瑾旁边，问她刚才看什么电视剧。

玉瑾说：什么也没看。

范磊说：我好像听见你看亮剑呢。

玉瑾嘴一撇说：嚯，你真是神人，别人看什么电视剧，你隔着几堵墙就听出来了。

范磊笑道：我不是看过吗，音乐都熟悉，再说我挺喜欢，喜欢就上心，上心就熟悉呗。

玉瑾突然范磊：那你对我上心上不上心？

范磊说：当然，你是我这辈子最上心的人。

玉瑾说：我不信，男人都口是心非。

范磊不想跟玉瑾掰扯，他知道结果，无论你怎么哄她都是枉然，她都会千方百计找出你话里的漏洞，然后解构你的话，歪曲你的本意。

范磊站起来说：我困了明天还早起。然后去了卧室。

玉瑾在后面喊：你不洗啊，多脏啊。

第二章

玉瑾在单位并不像在家里，在家里她可以随便的使性子，耍性子；在出版社大小是个领导，下边男男女女七口人等着她指挥，全年的选题计划、出书的总码洋等等一切，都是她要安排考虑的。编辑室最大的员工是年龄将近六十岁的老王，今年年底就退休。最年轻的小刘，家在武汉，刚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是玉瑾和社头在几百人的应聘者中千挑万选出来的。

玉瑾刚走进编辑室，总编室主任陆阳就后脚跟进来对玉瑾说：周老师，头说一会开会，八楼会议室。

玉瑾嗯了一声。陆阳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看着玉瑾胳膊上挎着的迪奥包，小声问玉瑾：姐，听说姐夫是政府官员，挣的一定不少，瞧您手上的包，得上万吧。

玉瑾闻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现在全社会都对政府人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，就算丈夫再清廉，也限制不住社会上人的想象力。玉瑾在这些事情上还是拎得清，范磊一说给她买名牌货，玉瑾立即反对，范磊倒不是很在意，他觉得现在这社会偶尔用个名牌也不为过，看看满大街的年轻人都背着LV晃来晃去，谁能说什么，再说大部分都是假的，真假难辨，用一个又能怎样。怎奈玉瑾坚决反对，范磊也就作罢。但此刻身上的这个包却是一个大学同学送的，除了同学关系，她们还是闺蜜，

那天通完电话，闺蜜说：我送你的包你可要用啊，不能让它过暗无天日的生活。玉瑾满口答应。

听陆阳这么问，心里咯噔完了，就后悔不该用这个包，或者可以其他场合用，比如逛街的时候，今天真是搭错神经了，竟然把它挎出来了。嘴上却说：嗨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，是假的，连A货都算不上，你看这做工，多糙啊，看不出来？陆阳正疑惑，玉瑾又说道：你姐夫虽说是政府官员，那个小芝麻官，还不够咱们卖个书号来钱多。

陆阳将信将疑地走了，玉瑾把包随意扔在办公桌上，她和陆阳那番话早被屋里几个人一字不落听见了。等陆阳的脚步声消失后，屋里的人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先是老王，把一杯刚泡好的绿茶放在手边，顺手拿起一根圆珠笔当玩意儿把弄着，说道：这小陆好生奇怪，管得再宽，也不能管到一个编辑室主任的头上，真是没大没小，等级不分。

小刘说：我看不是什么没大没小的事，整个就是一个事儿妈，管得着吗，人家爱用什么用什么。

另一个男编辑，三十多岁，叫葛劲的说：要我说人家问问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指着老王和小刘说，您二位是过于的敏感了，瞧咱周头都没说什么，那就代表周头根本没往心里去，人家随便把那包往桌上一扔，这说明人家不在乎那包，即便是真的也不在乎，但我觉得假的可能性百分之八十，因为周头是不会用真货的，她不是那种人。

葛劲说完，全编辑室的人目光齐刷刷地朝玉瑾看过来。刚刚葛劲那番话仿佛一场心理分析，大家都想看玉瑾的反应。

恰好这时玉瑾的手机响起来，玉瑾打开包掏出手机接听。顺势走出去了。接完电话，玉瑾直接去会议室开会去了。

开完会，玉瑾回到编辑室，大家早换了话题，见老王正高谈阔论现在的出版形势，他觉得过不了几年民营图书公司就会彻底打败国营出版社。

小刘说：那按照您这么说，咱们不如尽早转到民营图书公司去，何必在这等死。

老王摇头说：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马上退休养老咯。

看见玉瑾走进来，老王问：小周，开什么会啊，是不是出版社要解散啊。

一旁葛劲说：您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

玉瑾说：现在谈不上解散，主要解决库存，好几千万码洋的库存，社头让大家想办法。

老王说：这是跟编辑说呢，发行干吗吃的，他们把钱挣到兜里，让编辑给他们擦屁股。

玉瑾不耐烦地打断老王：别那么说，各部门有各部门的难处，都这样互相猜忌，日子就没法过了。

玉瑾刚在椅子上坐定，除了老王，其他几个编辑都拿了单子来让玉瑾签字，玉瑾一一签罢，刚想喝口茶，杯子却是空的，拉开抽屉找茶叶，茶叶筒也是空的，这才想起早上把要带的茶叶筒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了，就拿眼睛四处张望，看谁桌上有茶叶，老王说：别往我这看，我还找茶叶呢。

剩下的几个编辑都不喝茶，玉瑾只得拿了杯子去别的编辑室寻摸，刚出门，看见艺术室的宁红正跟社科室的林洋压低了声音聊天，她们的声音虽低，但几个字眼还是飘到了玉瑾的耳朵里。

宁红：文学室的选题当然容易通过，不看看人家跟社头什么关系……

林洋：小心啊，更年期女人不好惹啊……

恰好玉瑾走过来，她们看见玉瑾，脸上很不自然，玉瑾也能感到她们在议论自己，双方都有戒备，没想到宁红和林洋看到玉瑾，就像商量好的，脸上顿时荡漾起一片彩虹，齐声打招呼：周老师好！林洋又搭讪一句：您又弄什么好选题了。也不等玉瑾回答，俩人扭身溜了。

玉瑾心里恨恨的，等俩人走远了，抛出俩字：贱人。她本来就是想去找总编杨大海的，但刚刚这个小插曲，让玉瑾犹豫起来，如果马上去找杨大海，好像就是对她们刚才的议论的佐证。但她站在楼道里想了一会，觉得刚才的议论并不是这次不去所能改变的，换句话说，造成那种议论只跟以前的行为有关，事已至此，就不在乎现在怎么做了，想到这里，玉瑾倒坦然了，迈着轻快的步子朝杨大海的办公室走去。

玉瑾轻轻敲了两下门，里边一个宏亮的声音随即传来：请进！

见是玉瑾，杨大海笑道：快来坐，还敲什么门，办公室的门可以随便进，跟宾馆不一样。

看到玉瑾的空杯子问要不要茶叶，玉瑾说，就是因为没茶叶了才出来找，一找就找到你这。

杨大海说：你算是找对了，朋友刚送的铁观音，据说不错，来，试试。

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铁盒递给玉瑾。

玉瑾打开铁盒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包，撕开，把茶叶倒在杯子里，顺手从沙发旁的暖壶里倒上水。玉瑾沏好了茶，俩人边喝茶边聊起来。

杨大海，北大中文系毕业，跟玉瑾是一个中学的，比玉瑾高三年。那时候玉瑾是中学里的校花，好多男孩在下学的路上等玉瑾，杨大海虽然没等过玉瑾，但对玉瑾那张白皙的脸，那

种娇羞的神情记忆深刻。所以玉瑾来出版社上班的第一天，看见一个编辑好面熟，没想到杨大海指着玉瑾说：哎呀，这不是校花吗？

玉瑾知道是中学的校友，自然有一种亲切感，加上聊得来，俩人的关系走得近，后来杨大海当了总编，玉瑾算是杨大海的亲信了，玉瑾的编辑室主任也是杨大海钦点的。

杨大海是个积极进取、什么都想尝试的人，行为和想法都很与时俱进，他有能力，心怀抱负，总想在出版事业上干出点名堂。在出版界工作的二十多年里，确实出过不少好书，尤其十年前那本《中国，你走向何方》，更是在出版界掀起滔天巨浪，创造了出版业的销售神话。但这几年国营的出版社面临着市场的极度萎缩，民营图书公司倒因为经营有方而渐渐占据了出版行业的大部分市场，这是每一个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的人都感到无奈的事情。杨大海当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他除了跟同业们一起讨论和研究出版行业的走向，还私下请教其他行业的老总，试图找出一些答案。可见他不是那种不顾方向乱跑的人。

杨大海的生活不太尽如人意，他有个醋坛子老婆，比杨大海大五岁，几年前就退休在家，每天以监视老公为己任，天天在微博上看杨大海的粉丝，从中找出那些年轻貌美的逐一分析，发现端倪，便将可能萌发的情芽，扼死在未能萌发阶段，除此之外，一天至少一个电话，无论杨大海正在开多重要的会议，都要说声：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然后用他非凡的口才，三句两句便将老婆搞定，再接着做事。

显而易见，杨大海是个有魅力的男人，他身材高大，性格开朗，声若洪钟，请客吃饭绝不吝啬，用当今的流行语，很man；且事业有成，谈吐不凡，所以杨大海周边的女人都对他

有好感，尤其杨大海所在出版社的那些女编辑，都喜欢跟他搭讪，恨不能传出点绯闻。但她们都知道杨大海老婆的脾气，所以都很节制。加上出版社里都知道玉瑾是杨大海的死党，家家外都有人管束，有人纳闷：怎么他老婆就不吃周玉瑾的醋呢。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盲区？

杨大海对玉瑾一向以来有好感，主要源自中学时代的美好记忆。自从两人在同一个出版社共事，杨大海对玉瑾另眼相看，他觉得玉瑾有着中国传统的美感，脾气和外形都符合他的审美，有时杨大海竟然想：怎么没早点碰到她呢，如果早碰到玉瑾，也不至于娶个那样的老婆放在家里。这么想完了，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不成熟，总是自己否定自己，那是年轻人干的事。杨大海还是以事业为重的男人，对玉瑾时间越长，就越觉得是自己的知己、朋友，甚至可以说是亲人。有时趁单独跟玉瑾在一起，两人在肢体上有些亲密的接触，比如杨大海总喜欢搂搂玉瑾的肩，喜欢在没人的时候在玉瑾的屁股上拧一把等等。对杨大海这样的举动，玉瑾并不反感，但她谨守着一贯的原则，不会出轨，她认为杨大海之所以对她另眼相看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俩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出轨行为，相反，没准连共事都难了。在玉瑾这边，似乎天生对男女之事反应就迟钝，从不在范磊以外的男人身上费心思，这让杨大海的亲密行为寡然无味。

随着家里老婆的日渐衰老，杨大海对于女性的要求也愈发强烈。但他惊讶地发现，玉瑾已经无可挽回地老去了，有一次杨大海坐在椅子上跟玉瑾谈事，他看到玉瑾的脖子的赘肉很放肆地朝下垂着……心里一惊，立马感叹，女人老的真快啊。杨大海更加把玉瑾当成了知己，那种亲密的动作越来越少，越来越

越没意义。

此刻，杨大海点了一支烟，等着玉瑾聊点啥，玉瑾却只顾喝茶，半天说了一句：你觉得出版社有前途吗？

杨大海弹了弹烟灰，问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。玉瑾说：也没什么确切的新闻，不是现在正赶上转企改制吗，而且网络电子书这么火爆，出版社里是个编辑都感到前途莫测。

杨大海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杨大海的头发三年前就已经凸显地中海式，索性剃光，落个时尚。一双很有神的眼睛呈现沉思状，看着玉瑾发了一会呆，最后杨大海换上一副恳切的语调说：玉瑾，出版社的前途谁也算不出来，咱们就做一天算一天，想多了累得慌。说完站起身倒烟灰缸，还趁机胡乱地在玉瑾的后背上摸一把，以示亲密。

玉瑾说：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再说，我也这把年纪了，大不了提前退休，做个小买卖什么的。杨大海听说了玉瑾最后一句话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你做小买卖？别逗我了，卖什么啊，卖旧书？你甭说，我原来特别想开个旧书店，你要是想咱俩可以合伙干，你六成我四成，我给你找旧书。

玉瑾打断杨大海说：我才不卖书呢，这辈子都跟书打交道，老了也得变变样啊，我摊煎饼去。杨大海又是一阵大笑，说：你要是摊煎饼，我天天去捧场。

两人说一阵笑一阵的，气氛又轻松又活跃，这时候杨大海的手机响起来了，玉瑾站起身往外走，不想正碰上宁红开门进来，宁红又是一声甜甜的“周老师”，玉瑾嗯了一声便走了。

玉瑾从杨大海的办公室出来，心里觉得空荡荡的，她记得宁红好像是76年生人，正是有魅力的年龄，宁红的一头长发整天在楼道里飘啊飘的，加上宁红身材保持得好，生完孩子体型一点没变，倒添了不少女人的韵味，这让玉瑾每次遇到宁红都有一种羡慕的感